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茶花 第十八回 喪名譽陳元戚反顏 耗資財項慶如落魄

到了明日清早，就有許多中西探捕，將他提了出來。同了許多犯人，把鏈子連做一塊，徑解到新衙門來。卻沒有除去手銬。路上看的人，都指點笑罵。屈受只得把頭低了。等到中西官升座，審了幾起案件，方是屈受上去。正要伸說冤苦，只見昨日捉他的華捕，對西官說了一陣話，西官便叫押起來重辦。屈受還要說時，被旁邊一個通事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不許開口！」

就有原差上來，要仍行帶去管押，幸虧一個華洋同知，見屈受不像下流人物，便喊他走上前，問他是什麼。屈受含著眼淚，把自己本是湖北新派的留學生，路過上海，在小錢莊換洋受詐的事，一一伸訴出來，那通事接嘴道：「老爺不要聽他的話，看他這個賊形，還是學生麼，方才領事大老爺已經斷定的了。」那官兒不聽，又喊店伙上來，問了幾句話，方同西官說了幾句。

西官連連點頭，那華官便喊屈受又上去說道：「你說你是個上等體面人，我卻有些不信。你須要找一個在上海的上等體面人來保你，方可作為你是留學生的證據，那銅洋就不是你的了。如果沒有人來保，就要押在捕房三個月還是從輕辦的哩。」屈受一想，回道：「學生初到此地，人地生疏，找不到什麼體面人，只有一個叫做陳元戚的，聽說在一家印刷局裡做事，又是同鄉，又是有些交情，不曉得可請他來做保人麼？」華官喜道：「那元戚先生是此間一個大新學家，又本是一個留學生，他肯來保你，足見你也是留學生了。這是頂妥當的保人，有何不可？只是你不要扯謊，拿不認得的人，當做認得，那是要罪上加罪的。」屈受答應下來，就有一個巡捕帶他出去，叫他寫一封信，去請元戚。一面暫時仍押回捕房。屈受料道立刻可以出去，也覺欣然，不似來時的愁苦了。

卻說元戚，接到這信，嚇了一跳，曉得是一個湖北留學生，雖非十分要好，卻也相識，正是免死孤悲，物傷其類，便趕到巡捕房來，要想保他，忽地轉一念道：「他不知犯的是什麼罪，如果案情重大，我保了他豈不是我同他是一黨，把我在上海的名譽，都毀壞了。還是先去問明事由，再作計較的好。」便一口氣跑到巡捕房來，剛進大門，走過一個鐵柵窗口，恰好屈受在窗內瞧見，好像失乳的羔見了母羊一般，直著嗓子大喊：「元戚！」

元戚！元戚回過頭來，見這囚首垢面的形狀，吃了一嚇，拔腳就跑，一抬頭已到了寫字房，方才立定，兀自心頭亂跳，捕頭問他認得這姓屈的麼，元戚連忙搖手道：「不認得，不認得。」

又問：「你肯同他作保麼？」又連連搖手道：「不保！不保！」

即轉身出來。走到半路想起究竟他犯的什麼罪，沒有問明，又想起究竟是個同鄉，如何就說不保了？心下很過不去，要想折回再保，卻已不及，只得快快回館。

看官聽說，這件事就是元戚失敗的關鍵。後來屈受整整的管押了三個月，方才釋放。趕到東京那邊的同伴，已等得不奈煩，屈受訴出情由，大家切齒道：「元戚枉是個同鄉中表表的，原來如此勢利！」當下憤憤不平，開了一個湖北留學生的同鄉會，推屈受上去報告被難情形，便有一個提議要把元戚逐出湖北學生界。當下諸同鄉因元戚太無公德，都贊成此議，印了許多傳單，報告各處。那時慶如、季留、公一等也知道了，暗道：「原來元戚冬至夜不到，是為這個緣故。」心下鄙薄其人，從此來往得疏了。

卻說元戚得知此事，又是懊悔，又是惱恨，又是氣苦，正是萬難消受，忽地把腳一跺道：「他們既經不留我的體面，我也要對不起他們。日暮途遠，只得要倒行逆施了。」曉得慶如們疏遠他，他就不來聒噪。打聽朝廷主張立憲，重用法政學生，連賈新民也得了極闊的差使，心下很是羨慕，自忖上海存身不住，不如翻過臉來，到京裡去運動運動，不怕不升官發財，那時你們幾個窮酸，那在我的眼裡。主意打定，收拾行李，一溜煙上京去了。慶如因不曉得這個事，尚未去送行。後來有人來告訴了，慶如向林林歎道：「元戚這個人是極聰明極多情的，只可惜宗旨有些不定。像我既定了這個主意，無論什麼橫逆，如何能奪得去。」林林道：「你難道不想上進了麼？你出洋的時候，難道不想圖個出身麼？」慶如大笑道：「你如何沾了《紅樓夢》中薛寶釵的習氣呢？出洋留學為的是求些文明學問，豈是為了做官才去麼？自有那些卑鄙惡劣的人，拿留學頭銜當做加捐，八成盡先補用花樣一般，就把留學界污穢了。」林林道：「有了學問，原為圖謀公益起見，做了官，豈不更易做些事業？難道一定要發財麼？」慶如道：「這句卻通，但必須國家真真立憲，大家熱心公益，那時方才可以做官，方才有些事業做出來。若政府仍是腐敗，社會仍是惡濁，就叫做一木不能支大廈，任你英雄好漢，做了官，也就一籌莫展了。」林林笑道：「你這句話，我要駁了，古人常說英雄造時世，時世雖不好，果是英雄，自然能把他翻過來。若個個不做官，如何能造時世呢？」慶如鼓掌道：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所謂英雄造時世，這個造字，好不煩難，決不是做官就可以造的，必須做一翻驚天動地的大事業，方算得是再造世界。若是做官，就有職守拘束，縱能小小補苴，仍是無裨大局。只怕風會所趨自己也把持不定，不免隨波逐流，那時自命英雄者安在？這造時世兩字更說不上。」

比方此刻政府，雖是隆重留學生，但是於苞苴女寵，依舊是喜歡的，那就不啻懸此一格，以詔留學生，合格者進，不合格者退。於是留學生中要做官的，不得不鑽門路，不得不進賄賂，不得不請安磕頭，不得不齋肩諂笑，更不得不千方百計購求美色，以博顯者之一樂。你想有氣節的人肯麼？然而如果大家不肯去做，那政府無可如何，或者降格以求，無如自有一班下流種子，枉是受過文明教育，一般也蠅營狗苟起來，那政府得了手，自然更高不可攀了。這種既經失節於前，就有學問，也決不能施展於後。倘使稍稍施展，只怕就削職而歸，前功盡棄了。

所以現在一班得意的留學生，都是從詆痔吮癰中得的功名，難怪我但願作青樓的狎客，不願為朱門的走狗也。」林林不服道：

「這是你憤世妒俗之談，難道人人矚望的中國主人翁，竟如此不堪麼？我雖是青樓賤貨，自揣也不肯為此，難道他們肯麼？」

慶如大笑道：「你的人格，本高出他們百倍，何苦自輕自賤呢！」

林林還要說時，聽得阿招說道：「怪道天這般冷，原來竟下雪了。」

慶如推窗一看，果然搓棉扯絮的降下一天大雪。林林也亭亭的過來，與慶如並立窗前，只見琪樹瑤花，內外一白。慶如覺得丰韻清絕，低徊了好久，陡地身上冷起來，方想未著大毛衣服，便思回寓添衣，並看看外間雪景，便與林林說了，匆匆的踏雪回寓。原來慶如的寓所，是實在一家書鋪樓上，用了一個侍者服侍，此時侍者接住，便送上許多賬條來，慶如看了道：「怎麼這般早，就送起賬條來了？」侍者道：「今天已是十二月二十一下，今年又是小年，離年底下只有九日了，所以各處賬條俱已發出。」慶如一驚道：「怎已這時候了。我當還有好幾日呢。」

只得細細檢點。只見江南村大菜館有一百餘元，公大的馬車行有二百元，謙吉的衣莊有三百元，慶和的銀樓有三百餘元，連零星小賬，共一千二百餘元，嚇得目瞪口呆，道：「怎麼有這許多？」